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31 1940

8

T5949/2942

居易堂集卷十八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今體詩

晤含光法師

支公揮塵地法席據高岑世界悲陵谷精藍無古今
論詩一夜月聽講十年心嗣響真無愧松枝豎義淡

過宗子瞻明一雲山居

避世稱同志隱居真亢宗西山薇蕨在北谷水雲封
好客貧無減謀生老更慵多君高世意越陌喜相從

法螺菴同姜如須分韻

零落寒山路香林帶晚霞藤垂翳日蔓菊吐故叢花
燈火山窓暗星河石竇斜踟躕頻感舊中夜幾長嗟

老屋依巖底蓬門接水隈諸天花作雨五夜澗為雷
乞飯春新穀攢眉憶舊醅流光老我急節序巧相催
集舅氏吳明初先生鄧尉山齋

令節星霜改荒村物色移春溪平野澗山月出林遲
夜飲家醅盡風吹鄰笛悲梅花依舊白回首一淒其
試夾石泉

山根誰劈劃脉脉細泉翻決溜寒濤出清冷太古存
已知同法雨渾欲注芳尊尚有罌瓢在提攜過野園

喜見季甥

空山多寂寞喜爾獨相尋故墅三年別孤舟千里心

煙塵迷海嶠風雨暗商參我亦無家者相看淚不禁

即事

何處欵柴荆空山暑氣清關河遊子意風雨渭陽情
宿草悲慈母高文啓後生三年重到此喜極淚先傾

風雨中素菴見過竟日

風雨枉相存來過澗上村亂雲連客座淡竹暗柴門
笑語書千帙詩篇酒一尊言歸將日暮山路已黃昏

憶別季甥有懷

會面無多日羈棲我獨愁關河雙別淚風雨一歸舟
啼鳥江村暮浮雲海國秋傷心渺天末那復更登樓
顧爾音招過得閒亭吃楊梅畱飲竟日即事

迎門待遊屐客到具盤餐丹果當窗落青山入戶看
梧浮竹葉暖雲度石溪寒幽興晚來劇餘酣坐藥闌
梁谿張方來賣藥山中

吾聞張處士遯跡到東林白社空王業丹砂出世心
風塵全藥裹杖屨愜雲岑一入千峰裏孤踪不可尋
山居抱病張方來以藥起之復見貽長生酒

渴疾經時劇雲林獨臥遊掩扉三徑雨伏枕五湖秋
病減黃精熟愁消綠醕浮長房如可教願得更淹留

食園茄

園蔬生自好微物亦盤飧錦里芋相似青門瓜共繁
嘗新霑夏寔垂露摘秋原遙憶霜風裹根株何處存

經月雨濕友人見遺名香喜而有作

嘉惠知君意薰爐然自今喜同鷄舌貴寧逐麝香尋
一氣消殘暑終朝清此心野人愧荀令也復滿衣襟

過明初上人華藏菴

初公開覺地門徑入雲蘿暑氣香林隔涼風竹院多
禪燈晝滿月蓮漏夜舒荷白社招尋遍明朝許更過

送筇在師越遊三首筇公爲余作澗上草堂賦

瓢笠容君老江山未定居行吟過越嶠作賦愛吾廬
澗上鶯花寂天涯鴈侶疎君行吾悵望且復寄雙魚

其二

花雨淹遊屐樵風送客舟江山猶故國耆舊盡荒丘

一往滄洲遠千春杜宇愁此行非避地乘興獨相求
其三

茫然爲送別聊復數歸期山館松花落江村穀雨時
採茶畱供客待爾共烹葵莫忘春淡約浮沉歎路岐
梵林師賦詩見訪索和依韻酬之

相逢歎遲暮詩句幸先聞浮渡來高躅食薇思逸民
山林同至性魚鳥共情親夙契敦人外猶能話苦辛

贈別友人李君

愁如春草不須刪把酒寧能一破顏坐對鬢絲徒種
種悲看燭淚亦潸潸真人佩綬貽中水中聖風流讓
景山燈火寒江共岑寂布帆應怯渡潺湲

朱致一過山齋依韻答贈

五載漂搖笠澤陰偏因歌笑每霑襟遺民獨濺天南
淚歸鴈猶傳塞北音目極江湖淪故國意存松石賞
鳴琴艱難契濶人間世未許閒情別討尋

同胡其章給諫鄧尉看梅謁剖老和尚步韻

斷岸懸崖濟上宗却于語默見針鋒千年津路原無
後萬樹花光何處鐘自有玄言祛五濁寧須神島問
三峰澄湖極目無多子入鉢終能馴老龍

春日寄居僧寮

此身漂泊竟如何一歲春光又半過滿地煙蕪寒食
近孤村風雨落花多賦詩茅屋添新淚回首溪堂廢

浩歌最是無家成久住蒼茫何處慰蹉跎

同陳言夏集徐次洲山樓看梅分得絲字

故人遙集五湖濱且喜山中共酒卮垂柳岸迴停去
楫落花風送罨遊絲五噫高調誰能和百罰浚梧未
許辭最是登臨重惆悵樓頭新月復如眉

二

終歲幽愁雨鬢絲驚心物候向南枝花間東閣詩成
早夢裏羅浮月落遲徐邈嘗矜中聖醉陳遵豈為尚
書期無家我已久如客飲罷蒼茫何所之

三

諸君詩酒重相期光景年年入夢思山色迎人斜照

裏春風送客落花時次公醒去狂尤劇孺子歸來意
獨悲淡掩柴門且高臥不堪舉目淚如絲

五月五日讌樂志堂

綺席芳尊同燕喜百年此日黯銷魂酒傾蒲葉知佳
節風動榴花憶故園江上齊歌哀郢曲山中猶有武
陵源愁看景物判醅酏身世蒼茫那可論

卜居

昔人百萬曾買鄰余何得居清澗濱鄧尉祠前看村
社西堰水畔尋漁人三閭大夫獨哀郢魯連先生寧
帝秦乾坤瀕洞不可住空山聊復容吾身

西堰

風景百年歸勝地淹留一向到花源橋連浦港蒹葭
水山入田原烟雨村亦有疎鐘來翠靄每看孤月動
黃昏此時身世雙愁絕且共漁樵盡酒尊

所思

十年兩鬢霜華催獨客懷人對酒杯東海尚留一老
在南溟不見雙魚來天寒蕭寺共羈旅日斷中原半
草萊落日憑高千里望傷心更復一登臺

舟行堰中即事

回首春遊今再過江湖秋水又生波蒹葭岸岸風濤
濶楊柳枝枝煙雨多樓閣已看銜暮景汀洲何處起
漁歌此身直付輕鷗外一棹滄浪奈若何

有客

有客前從江上來乘風跋浪去旋迴不隨漁父理煙
艇且動星文傍釣臺白水幾時懸日月滄溟揭地開
風雷秋高金行氣肅殺掃盡天宇無氛埃

悵望三首

中散平生多懶拙虞卿此日獨窮愁百年身世雙蓬
鬢萬里江關一釣舟未有真人來白水敢言吾道付
滄洲乘槎已分無消息又復驚心八月秋

其二

西來山色滿晴空東望重溟霧靄濛碧水天邊低落
日白蘋江上動秋風垂綸不為鱸魚美書帛難憑鴈

羽通人事年年多錯迕誰云吾道已終窮

其三

新秋疎雨晚蕭蕭歲月江河共寂寥
悵望天南多戰伐悲歌日暮起漁樵
幾年未見參旗舉入曉猶看斗柄招
已罷東風乘汝汛那知吳市有吹簫

塞上二首

黃河萬里繞龍沙百二秦關道路賒
夜入青山霜似月寒生白草雪為花
畱連閨怨聞羌笛淒斷邊聲雜暮笳
已分瓜時仍絕域男兒歲歲逐輕車

其二

五更乘障戍樓寒月傍關山不忍看
刁斗嚴城星漢墮羽書絕幕角聲殘
塞門久斷雲中鴈秦地空孤鏡裏鸞
少壯從軍今白首幾時瀚海靖波瀾

湖中山寺

蒼茫獨上泛湖船每到登臨意惘然
殿閣秋淡涼似水山林晝永靜如年
僧同蓮社招元亮我愧潮州遇大顛
來日山幽攀桂樹又看萸菊藥闌前

壽周茂蘆六十

玉函寶笈著江東碧藕冰桃頌禱中
懸榻曾聞徐孺共安車喜與子陵同
松筠晚歲凌霜色花藥長春摘露叢
誰似鹿門偕隱者君家不愧古人風

次韻題王氏鄧尉山居

山市喧卑仍避俗草堂安隱寄幽思門前種竹綠苔
徑檻外飛花點硯池南垞遊將裴迪共東臯醉與仲
長期春來好景知無限萬樹梅花壓短籬

贈張默全

泉石煙霞引興長知君隨意度年芳祇林長者黃金
地藥市壺公白玉堂靈草已能扶善病玄言却喜對
清狂空山寂寂經過少為探寒梅共采香

次韻贈節公

濤江一去意翛然作賦名山去復旋瓢笠經行看鴈
侶關河寥落有魚箋談天玉塵原無語擲地金聲不
離禪今日山靈知俗甚巢由也要買山錢

壽家舅氏五十初度

時值中秋

隱几蕭然秋水篇南山避世種芝田霞觴浮白三辭
祝桂樹花黃八月天髯自逸羣垂往策眉能徵壽喜
齊年鹿門在昔稱耆舊偕隱誰云讓昔賢

重過治平寺次先中丞公原韻

一葉蒼茫泛五湖登臨勝境屬浮圖青山白社人空
老古寺閑房興不孤極目林巒隨杖屨會心煙水暎
菰蒲千秋手澤重瞻對文室居然冠我吳

寺有先六世祖大中丞公所題

詩及先學士文靖公所築書屋故云

壽華山藥翁和尚七十初度四十韻

浩劫真乘際千秋象教辰現身知舊德夙世自能仁

華露開江漢山靈降甫申家聲長赫奕國步昔邈迤
折檻容明主持釣憶老臣憂天先已墜覺地豈重淪
幸有身心在無忘塵刹尊埋名誰與耦出世復無倫
北斗推崇望南星見老人名山華藏界碩果法王身
杯渡原來楚蓮邦亦避秦逃禪同釣渭安隱是畊莘
舉目山河異揚眉法化新百城通問訊萬象屬陶甄
境外安心地豪端轉法輪已知身是幻不與世為鄰
獨立危峰頂周行法海津雨花嘗繞座香草自重茵
樓閣層層出巖巒故故神峰顛畱鳥篆松老盡龍鱗
翠巘題名遍丹梯寫象真喬柯風謾謾曲水礪鄰鄰
講席言詮盡齋厨草木珍苦心霑露藥直節傲霜筠

雲懶渾歸岫風高迴絕塵青蓮為淨域白社愛遺民
耆舊風襟遠師資雅範親小生慚孔李先子辱雷陳
降分過從數忘年簡札頻草堂資待遺簞食惠無貧
東澗欣遺老西華憫負薪三登情繼綫萬仞壁嶙峋
佛藏瞻揮塵天章歎翦鶉金篋時刮眼玉椀共沾巾
景物橫今古滄桑近暮辰行行憑柳標采采問葵蓴
杖倚鳩還拙車安鹿易馴過溪寧獨笑浮笠會從嗔
西竺傳優鉢南華說大椿如來無量壽奚止八千春

贈葛瑞五五初度兼稱雙壽三十韻

勾漏仙源遠綏山道系傳世家瞻斗岱奕葉富丹鉛
晉宋光朝著荆吳艷璧聯草堂聞逸老金匱秘鴻篇

玄業君能受丹砂子豈捐貞姿同玉雪雅量謝韋絃
典冊高班馬幽微探易玄棲真欣物外避世得人先
元甫辭交辟仙公偶應緣詞華才袞袞經術腹便便
寡過知遽瑗為儒比服虔有時歌一鳳空復集三鱸
平子愁難減維摩病可痊山叢招隱桂社結遠公蓮
龍杖投陂去鶴書赴隴還酒辭金谷飲醉愛竹林眠
山簡頻招手洪厓笑拍肩幽居遵澗壑處士動星躔
薇蕨山堪擷蓴菰水可搥賃春鶴市隱採藥鹿門仙
偕老詩稱矣刑于德有焉鮑姑塵外侶萊婦室中賢
拔宅玉峰畔移家金澗邊婆娑私歲月吐納共雲煙
夙世羅浮客前身香阜禪千山花覆雪萬壑水鳴絃

茅屋賢人聚柴門逸興偏擁書開萬卷學易絕二編
巨擘推吾黨靈椿况大年慚余隨仲季賴子得陶甄
奉贈李侍御灌溪先生五十韻

一代龍門峻千秋虎觀尊虞廷觀祖德周史啟仙源
自是風流遠應知奕葉蕃天河羅象緯宿海出崑崙
國器瑚璉重家聲琬琰存韋平勲繼美卿長德彌敦
碧漢高翔鳳滄溟遠化鯤先公推畏友時論屬元昆
惠化霑遐甸清風滿故園素絲終不染朱紱若為煩
去莠炎天肅噓枯寒谷暄霜威驚破柱風節動臨軒
宦寺辭休沐循良賴霽溫許身同稷契致養比參騫
出處皆為政升沉總勿諉方期夷國步誰謂塞天關

九寓風塵斥三辰歲月昏迴天矜獨力填海豈重寃
盲雨天心泣狂飈海氣吞秉威追細柳長嘯想劉琨
既已雙丸墮終愁四溢翻一軍皆化鶴萬里盡啼猿
夢鹿應維谷猶龍豈觸藩斯時捐紱冕吾道託丘樊
巖築兼磻釣顏坏更段垣為農自錦里學圃亦青門
蠲忿難憑酒忘憂空樹萱煙雲看變幻華萼任偏反
杜宇終啼血湘筠有淚痕攬茹還掩涕采薇詎加飧
風景新亭異鶯花故國繁木門長謝衛土室竟同袁
商調哀金石秦聲聒缶盆杞天悲隕墜漢臘淚潺湲
帝醉愁難問陸沉寧可援朔風占夜氣東望起朝暾
天上憐窮髮人間愧盡髡吳山思故老湘水弔忠魂

成舊傷鄰笛懷人吹伯項潛潛沾宿草黯黯泣荒原
但聽悲風咽寧聞相杵喧死生情繾綣書問意便蕃
愛我來蓬徑忘形臥石根空山嘗枉駕永夜更開樽
古道今無匹玄言誰與掄羣鷄容立鶴腐鼠豈棲鷄
紫氣瞻神瑞白衣酬國恩架開三萬卷書著五千言
舉爵推忠孝傳經重討論孤懷懸日月高義動乾坤
奉贈周儀部玉鳧先生五十韻

跡隱東岡畔人稱南國賢異才誠不世大雅振當年
風調江山助文章日月懸詞場推哲匠禁苑著先鞭
揆藻彤庭麗含香粉署妍雲衢開逸驥天路渺飛鳶
萬里風雲合千秋雅頌傳職司參典禮郎署應星躔

鶴立矜風度，鷓行羨壁聯。補天瞻鳳德，華國賴鴻篇。
榮問傾前輩，名儒自列仙。天心方晦塞，國步忽屯遄。
魏闕煙塵裏，周京禾黍邊。龍髯悲墮地，鵬翼歛垂天。
白首松筠矢，紅顏綬冕捐。後凋羣卉暮，子立衆峰巔。
一室生虛白，孤亭自草玄。江南哀庾信，幕北阻張騫。
嘗紬智林塵，同依慧遠蓮。獨醒漁父忌，高臥阿儂先。
顧曲餘三爵，義書韻一編。腹容卿數百，掌故禮三千。
倒薤書寧易，晚菘秋正鮮。幽棲傷伏臘，逸興託林泉。
雌霓還知賦，高山獨賞絃。忘年愧膠漆，知己正陶甄。
廿載存孤露，三緘屬佩絃。稔同下榻摛，捨敢隨肩。
喪亂過從數，棲遲氣誼偏。湖村風漠漠，山墅月娟娟。
薇蕨分同飽，芝蘭每共寒。傷時棲硯北，懷舊泣尊前。
墨瀋煙雲出，詩歌涕淚漣。荆扉支谷口，蘭楫滌江漣。
八九吞雲夢，沿洄憶澗瀍。衡陽迴去鴈，澧浦擘芳荃。
投賦湘纍泣，傳書社橘牽。九歌聲轉咽，三戶讖仍然。
嶺海悲歌入，甌閩意緒煎。十年悲蜃市，一旅付蠻煙。
道是乘槎去，其如犯漢還。滄桑同寤寐，旦夕異山川。
寧獨潯陽隱，還同鍾阜禪。清風回鶴市，麗藻染魚牋。
掛劍情猶昔，亾琴痛未蠲。哀榮襄吉壤，楚些泣荒阡。
高誼空千古，關情惠一椽。紀羣齊齒遇，孔禰早周旋。
感激形骸盡，蒼茫歲月遷。明公真碩果，避世恰華顛。

細雨寒江路疎燈獨夜舟故山今寂寞為訪玉峰秋
風雨送君行君行天復晴山村煙樹冷一片夕陽明
盡日澗潺湲白雲鳥道邊山中成獨往草木亦忘年
老人騎牛
天涯芳草滿平原踏盡華綿碧浪痕聞說真人函谷
去阿誰乞取五千言

題畫即事

流水衡門隱者家石梁山徑逐溪斜仙癯自是甘肥
遯盡日松風吹落霞

荷裳芰帶舞衣寬之子循陔學采蘭偕隱時推同介
子養親應不愧周磐

題畫

欹樹寒崖空復春橫波天末焰間身胸中會可吞雲
夢安得人間有片塵

題畫

瀑布每穿幽壑出石梁獨跨亂泉行探奇滿目飛寒
翠不覺浮雲屐底生

二

千春流水渺無津萬樹桃花好避秦高臥此中堪白

首不知人世有紅塵

三

山圍空翠撲人來
松起寒濤去復迴
盡日看山渾不厭
茅齋低傍白雲隈

四

高閣憑空俯碧流
西山南浦望中收
登樓不盡懷人意
猶有孤帆天際頭

五

絕巘差峩箭栝通
飛泉一綫恰當中
閒憑水閣堪遊目
更喜凌空臥石虹

六

翠岫青林渾寂寂
孤村流水故蕭蕭
山中風景閒如許
盡日無人渡野橋

七

依然綠樹與青山
木落山空風物閒
自是經秋露真骨
不將麗景鬪塵寰

八

一水粼粼隔岸聞
重嵐積翠此中分
空山鳥道行人斷
葉落楓林亂白雲

題畫卷

青嶂浮空綠樹垂
江村初夏晚晴時
數聲欸乃千山靜
萬頃煙波一釣絲

碓菴和尚繼席靈巖詩以贈之

字僧鑒
名曉青

現在靈山豈易逢法幢高踞碧芙蓉
喜看南嶽朱陵後更有參天第一峰

其二

片雲無意傍琴臺彈指聲中法苑開
狂象馴龍俱聽法溪聲山色盡西來

其三

支許襟期三十年同懷蘭雪意翛然時聽法語霑沙
界何啻仙音落梵天

贈曇應和尚住古堯峰

名文果

超然法象踞高峰丈室雲生苔徑封不是風標絕塵

俗何緣月旦有霜松

其二

天花散處即重茵供養真如不壞身自是芳踪雙白
足何曾容易踏紅塵

題畫松

勁風謾謾思元禮骨相稜稜笑仲翔自詡貞姿異蒲
柳祇贏歷歲飽冰霜

其二

支離冰雪丹心在偃蹇巖阿綠髮茸自是千年知漢
臘何曾一日受秦封

題畫

三景題畫

居易堂集卷十八

三農盼望雲膚寸九野焦枯日色昏
賴有襄陽真墨妙應時霖雨遍郊原

其二
倚然孤寄水雲中極目江天溯遠空
欲拊鳴琴傳遞響會憑高閣和松風

其三
秋來木落洞庭波一棹中流載鶴過
矯首霜天發清唳長空颯颯晚風多

其四
差峩孤嶼林端出層疊連峰水面來
欲上山亭一曠望澄波萬頃好懷開

題畫

山中樓閣銜空靄水面林巒隔翠微
拊景懷人成獨往登山臨水送將歸

題畫

千巖倚天蒼翠深遠山浮空遠水陰
水村山墅叅差出白雲碧樹相侵尋

其二

高松修竹愛吾廬檻外閒雲自卷舒
無限景光來眼底仙山何必遠方輿

題畫

抱琴獨坐水雲間隔岸松風欲入絃
不復登樓憑遠

望愁予渺渺屬江天

居易堂集卷十八終

居易堂集卷十九

辭

姜吏部如須哀辭

并序

癸巳歲春二月廿有三日庚申姜如須先生以疾卒于吳門之舍館其友徐枋聞訃哭之慟而以越在數十里屏居土室不入城府不得一視殮哈理喪事心憾憾若有所失越十有四日三月癸酉乃服朋友之服復為文而哭之嗚呼人之生死亦大矣哉士君子不幸生當革運之會錯趾屯遭之時苟非懷二心遺君親者未有不以死為歸者也齒劔仰藥懷沙沉淵國亡與亾九死未悔不以皎皎之身而試汶汶之俗

此其最也。劇跡銷光，蓬壘泥蟠，奉身長往，嶮然不滓。而一飢不忘君德，行歌慄于痛哭，此又其稱也。昔陶潛浮沆，詩酒優游，卒歲歿于宋文帝元嘉四年。距晉亾已九載，而良史特書為晉徵士。家鉉翁隱居教授，以天年終卒于元大德中。去宋亾幾二十年，而載筆者必褒為宋遺臣跡。二子之所為，亦老死牖下已耳。而每與啣鬚結纓赴湯蹈火，聲施竝永，何哉？豈非死有前後，節殊顯晦，而原心定論，則之死不渝，同歸一致乎？吾今日于姜如須先生見之矣。國破以後，先生棄家奔吳，入林不返。雖身存將母，而與死無間。艱難契濶逾涉八年，而乃心本朝，夷險靡二行，當拂亂而益堅。時櫻困阨，而逾壯；壹鬱侘傺，僚僚悵悵，惜結一見之于詩歌，詞調激揚，藻麗橫發，而神理沉鬱，措思哀痛。論者以為靈均之怨，誹少陵之悲。壯先生有焉。其立節既嚴，故束物亦峻。每以余之屏跡隱身，杜門守死，詠歌獎訓，往復過從，不能已已。其或低迴時路，亦刺譏立發，容歲有明室遺老，廁名啟事，先生恐其彈冠脂車，有隳素守，乃貽詩規諷，懇懇于言，則先生之心為何如哉！人徒見其賓從笑歌，杯酒畱連，以為若志于情者，而不知其神傷心摧也。夫家寃國恤，萃于一身，創鉅痛深，并集方寸人，非金石亦何以堪。故新亭風景，西臺登臨，無一非其傷生之具矣。今年甫四十

而一病不起嗚呼憂能傷人不復永年信哉余之所
遭與先生有同痛而先生忽然以死俟河之清人壽
幾何拊事悼心能不摧絕先生為

公禮闈所

得士乙酉之禍先文靖殉節止水門生故吏幾同路
人而先生五年居吳四叩先人之墓每臨殯官哭泣
甚哀先生豈自以為壽不得長將相從地下耶先生
之太公亦仗節死事罵賊不屈者也則先生父師淵
源積漸有素豈偶然耶范滂將赴死與母訣曰仲博
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于黃泉存亾各得其所
任未奔師懷病革勅其後曰必致我尸於師門死而
有知魂靈不慙若是乎父子師友之間死生之際茲

凜凜乎難言之今先生潔身固節全而歸之不墮家
聲不愧師傳矣于其生也無間于前人之死則其後
死于今日豈復有貳于畢節當時者哉是先生雖死
而實有不死者存若彼後君遺親生理滅絕雖假視
息而其臭腐固已久矣故曰人之死生亦大矣因揮
涕而為之辭其辭曰

天帝既醉九宇分披金苻暗竊玉鉉潛移皇綱解紐
突騎橫馳鴟鴞雲翔鳳凰枳棲祥麟迸野廟登狐狸
于是志士成仁忠臣取義弘演納肝睢陽碎齒汨羅
三閭止水萬里餘亦漆身吞炭剪鬚截指隱身門卒
全節傭伍或託青盲以避時或加白刃而不顧右引

鳩毒左推紱組既無間於純忠又豈殊于九死若乃
蹈江海奔山林變衣冠埋姓名蓋一往而不返亦百
折而不傾仙人隕涕于辭漢處士寓言于避秦汙穢
榮祿糞土簪纓懷瑾握瑜雪白蘭薰寔以礪俗豈曰
偷生吾友姜子寔惟其人原姜之初本自炎帝神皇
發祥綿歷萬禩功熾隆周德昌漢世又千百年吾友
誕嗣嶽降星臨無雙國士結志青雲拜身丹陛年逾
弱冠頓轡皇塗才名蓋代直節不磨五鹿折角九閭
叩呼論事則氣劘諸老說經則席奪羣儒稱詩齊于
十詠獻賦媿于三都方黼黻乎休明豈躡跋于難虞
天步頓傾皇輿再瀦園陵鞠草社稷為墟公曰惟臣
死節矢志不渝痛惟先臣罵賊捐軀臣有老母臣死
誰依疊山後死職是踟躕于是奉母避世不遑寧居
間關南北載馳載驅既非崔邠之脫帽又非安仁之
板輿家國傷心愴焉以悲世路險仄感感靡之乃至
四鳳異林三荆分株既不同夫伯淮之被亦莫牽夫
仲海之裾為臣為子集蓼茹荼凜凜臣躬其敢隕越
憔悴放廢媿修信潔擷衆芳以為佩指後凋而為節
世界重昏不見日月君父痛深母兄念切采薇作歌
彼屺時陟方寸幾何堪此崩裂旦復旦兮庶幾生活
昊天夢夢長夜漫漫俛仰山河摧絕心肝賈太傅哭
泣以早死盛孝章憂傷而天年帝構玉樓天降玉棺

哲人萎矣梁木壞焉人百何贖泣涕漣漣秦人歌其
黃鳥蒿里悲其素輅謂天憖遺大濟時艱佐建武之
風猷觀司隸之衣冠豈期碩果遽墜重泉嗚呼哀哉
疇昔之夜惟余心動巨卿死友元伯入夢玄冕垂纓
髣髴長慟感舊則鄰笛懷悲傷逝則人琴抱痛嗟眊
夸之縞衣受唁愧范式之素車奔送嗚呼哀哉惟公
之靈寔明我心八年草土絕跡市城總帷在望若隔
寰瀛憑棺一哭俟之河清于是乃登高丘而延望隙
楚些以招魂嗚呼哀哉歲在龍蛇而賢人嗟月犯少
微而隱士卒巷不歌謠行路啜泣况余與公體同休
戚孔李通家雷陳膠漆其為痛悼罔罔靡極攬茹蕙
以掩涕衣袞為之盡浥命也奈何如茲奄忽死生異
路永從此訣嗚呼哀哉

退翁老人南嶽和尚哀辭

壬子九月二十七日吾師退翁老人南嶽和尚長逝
于吳靈巖之大鑿堂其白衣弟子徐枋頓首為文以
哭之曰維竺乾之道東流震旦垂幾千年其間顯晦
紛紜亦或隨時隆污雖大道固然未為全虧然歷數
不世出之至人雷轟電掣海涵嶽峙日耀星臨所以
震動昌明光大乎佛道者固已悉其神力而要未能
一攝其全而釋疑萬古自吾師退翁老人南嶽儲和
尚一出而始能為佛洗千百年之謗而佛之道始大

全今而後有名世之大儒鉅公者出無不快然知佛之道固足以陶鑄堯舜包含周孔而無遺憾也何也蓋吾師能以忠孝作佛事也昔昌黎廬陵為吾儒豎赤幟而濂洛以下諸儒復揚其波詆訾佛道幾同楊墨歷千百年固儒曲說守其城塹牢不可破而荷擔佛道者亦未能一辭而闢之何也垂世立教旋乾轉坤寔以道而不以言在躬行而不在鬪諍也苟無其道言之何益苟非躬行諍之愈損故亦間有一二立說輔教者詎能破曲儒之見而釋萬古之疑乎惟吾師一以忠孝作佛事使天下後世洞然明白不特知佛道之無礙於忠孝且以知忠孝寔自佛性中出是使佛之道若日之晦而復明也若月之缺而復圓也若天地之混沌而復開闢也於戲則吾師之於佛道世道為何如而胡不永其年而未七十而遽長逝乎是故于其逝也無論知與不知皆為流涕而憑龕一哭聲若崩城嗚呼可以見人心矣或曰吾師之以忠孝作佛事可得聞乎滄桑以來二十八年心之精微口不能言每臨是諱必素服焚香北面揮涕二十八年直如一日身為法王年垂七十而明發之懷孜孜靡已每言必樂道其二人之盛德惟恐二人之盛德無聞于後所謂終身之慕者非耶鬱然至心有非賢士大夫之所能者吾師之忠于國孝于家者如此吾

師嘗言錫類之仁孝為忠本故自為孝經箋說以刻之而復敦請大德居士講說孝經于叢席俾一千五百衲子無不薰染于其中而又推其忠孝之心以翼莖生全天下之忠臣孝子不容悉數即嘗為不肖枋排大難禦大患者謬以枋能無毀先人之志孝也必使枋能無失故國之身忠也即一嘉惠于枋一人而師之忠與孝全矣於戲吾師之所以嘉惠於枋一人者即所以嘉惠于千載之倫常也故于吾師之逝也枋哭之慟一慟而不能起也於戲是豈為我一人痛乎寔為千載痛也吾師之所嘉惠于我一人者即所以嘉惠于千載則吾之為千載痛者寧獨非為我一人痛乎於戲痛哉吾嘗讀史知例以義起如魏書之有釋老志宋史之有理學傳創也創而得其義為不刊矣然千古國史未有列釋門大老者即如寶誌一行僅僅列于方術傳彼固不能特創一例也若有深明春秋之大義得史法者當于故國之史特立一大人傳以吾師一人竟之創千古之義例開千古之心胸使天下後世學佛學儒者無不快然知佛道之固足以陶鑄堯舜包含周孔而無遺憾也以吾師之能以忠孝作佛事也於戲吾意盡矣而吾痛未盡吾痛未盡再託之辭其辭曰

維釋迦文雅思淵才言如萬華春遍九垓琅函寶笈

雲漢昭回拈華一宗不立文字少室廓然惟第一義
直探心源言為道蔽不二門中本來一體從古大老
得彼失此於維吾師廣大崔巍心祖文繼如來

言滿天下為霆為雷文峰卓立學海弘開以斯至文
於焉載道觸處敷宣甚淡微妙河沙世界罔弗詔告
詔告維何維忠與孝昔我尼父行在孝經百行維先
萬世作程師知其義孜孜是勤叢林標榜塵刹儀刑
移孝為忠寔惟一致志在春秋天經地義孑然孤撐
以支天墜片言不磨以醒帝醉長夜一燈狂瀾一柱
維師之道寔範吾儒君臣父子大義克扶彼儒詆佛
非迂則愚內聖外王徒為區區佛無不該奚止合符
吾師之生為佛洗謗西竺東魯汝和予唱無忝徽音
克明師匠昌黎廬陵師扼其吭而今而後萬古是諒
師之出也如日中天無幽不燭萬彙昭然三代禮樂
盡在是焉以茲慧命覆此大千胡為長逝而不永年
吾師之逝山頽木折天上靈巖摧其截竅大地啣悲
諸天慟絕日霾無光衆星隕越羣生安仰怙恃斯奪
如風斯號如雨斯泣如聞遺欬如覩慈容獅絃失響
猊座長空嘹嘹哀梵漠漠悲風含悽道慘夕磬晨鐘
吾之痛師無可告語激楚激辭纏綿怨悱魂逝腸迴
言無綸緒屈宋大招惟心痛只曾吟恒悲莫知所指
於戲我心云何不爾吾痛無盡以告終古

李侍御灌谿先生哀辭

并序

天誕偉人必使之被顯名躋大年作以厚其人所以厚天下也非以厚一時之天下所以培民彝於無已也故其人嘗巋然獨峙以繫天下之望天下亦羣焉仰之其人而存固無所為屑屑於天下也然信史書之千秋頌之即以存故國之風為狂瀾之砥而隱然寄綱常之重焉昔宋室既亾故相家鉉翁隱居教授不涉世事又十九年而逝而史稱為宋遺臣嗚呼自昔適丁革運之會守身異代之後未有如此之貞確久長而不渝者設歷年更久守身益固年考益高而巋然不滓聿稱完人則其人之存亾不更重於往哲乎吾故于前侍御灌谿李先生之沒而俯仰歎悼為史冊之所希有也先生年二十餘薦登上第早膺民社之寄即著廉吏循吏之稱考績入最官為御史觸邪指佞奮不顧身有破柱折檻之風及忤時在貶奉身里居仰事太翁色養備至不言躬行有舞裒洗裙之孝昔人稱李景讓孝于家忠于國者先生真不墮其家聲矣迨遘世變先生潛節固守確乎不拔自鼎革時年未五十乃自五十而六十而七十而八十而守益固節益高三十餘年有如一日因迴環先生一生之著績或出或處無時無事不合於道此天下知與不知無一不痛先生之歿咨嗟涕洟謂天下之不可

以無先生也此吾之所以為天下痛先生也至我一人之私則更有無已之悲焉先生為先文靖公總角交少同硯席壯則同朝晚同里居文章事業激揚砥礪迨先文靖畢節止水先生為後死存其孤而恤其後藏之中心未易一二言嘗會葬先公先生悲不能自勝見者皆為流涕又以不肖之息影土室也先生絀父執之分忘達尊之年時操小舫酒尊襪被顧我於空山荒野之間又必偕吾師鄭桐菴先生及一二方外同心之友晨夕談笑流連信宿必極意而後返而歷歲無倦焉則其氣誼為何如者去年臘月先生于風雪中獨過草堂劇談移晷聰明步履有同壯夫余竊慶幸先生之壽未艾胡期今之遽爾長往也嗚呼先生往矣典型淪喪木壞山頽即微知己之感世誼之感而有餘痛而况如不肖者宜乎旬月以來淚如縻而心如搗也更有痛者土室中人不出戶庭人間世事一概廢絕致不能一弔先生之喪一臨先生之穴今將就窆而我心缺然則我無已之悲其有以自解乎嗚呼創臆填膺無所抒寫聊隸楚些以志吾哀其辭曰

偉人之生寔維嶽降元精亶儲鍾祥休鬯胚胎前光
卿長無讓早緇炎符清風遠颺履職臺端霜威愷愷
國步未傾皇猷克壯中外經綸為時哲匠胡邁滄桑

旋隱園巷一砥歸然百川爲障令聞風馳逸情雲上
八十之年受天之貺江左夷吾渭濱公望維公之歿
靈光既傾大星宵隕赫曦晝暝未期旦旦遽即冥冥
民之無祿喪此典型遠近痛悼追維德馨巷不杵相
孺亦涕零維公之年胡不百齡載綏視履以躋澄清
公今往矣如彼蒼生我儼大招告公之靈嗚呼我公
維余父執元禮龍門童年早及函丈周旋孝穆殊特
夙昔褒稱聲名題拂我當孤露公寔覆翼感知懷舊
填膺創臆屠維協洽暮商無射維此歲月我公隕歿
俯仰銜悲維余啜泣嗚呼哀哉公稱肥遁聿號癯仙
山林無悶逍遙引年豈期一旦哲人萎焉嗚呼哀哉
精靈彷彿乘雲騎箕上下星河經帶寰區公雖往矣
亘古終譽我今安仰矯首東維夏屋之封婁江之墟
千秋一宿永夜安居

老友蒼眉張君哀辭

并序

歲甲寅十月壬辰老友蒼眉長逝訃聞徐子傷悼之
至不自知其涕之無從也嗚呼乙未歲冬始識蒼眉
于今二十年俛仰二十年間蒼眉之翊我憂患慰我
窮愁未易一二言其所以解紛禦侮爲之惟恐不力
趨之惟恐或後若饑渴之切身若嗜欲之不可解于
心也則于其死也吾能無悲乎第其死時不能與之
一訣其殯時不能視其飾哈吾又何以爲心也耶是

宜乎其死後三四十日而余猶戚戚若有所失也嗚呼吾見其一棺戢身蕭然無餘有足悲者夫復何言幸有其友惠君孟仁篤古人之誼其所以周旋其身後與蒼睂存時無異而且力索余一言以哭蒼睂嗚呼蒼睂可以瞑矣蒼睂平時嘗語余曰某閭閻窮叟自與草木同腐所幸者一生得識徐孝廉而吾友惠君可屬肝膈耳今于其死後而惠君諄諄乞余言甚急若非此則無以慰蒼睂于地下者余甚愧之而亦可以見蒼睂之知人矣語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惠君知蒼睂之心而能必慰之于其身後此余之所謂古人也余既悲蒼睂之忽然長逝而又重惠君之諄諄無已因揮涕而為之辭辭曰

造化茫茫萬物逆旅死何以悲生何以喜譬如晝夜事有必爾倏而扶桑忽焉濛汜人生百年有如此矣嗚呼張君號曰蒼睂年躋七十壽稱古稀晚慕禪悅脫然去來生無所累死又何悽余之悼君余心自悲惟君於我急病讓夷余昔盛時交滿天下接蓋扶輪執轡命駕陵谷滄桑掉臂交詫翻覆雲雨欺給變詐獨有蒼睂交憂患時視我采薇若已有饑視我葛帔若身無衣我有外侮以身禦之大憇含沙嚴辭往諭巨浸稽天漏舟徑濟衛我種種靡他自矢君之衛我所莫喻有時載酒慰我牢愁抗聲高歌浮白相酬

諧笑雜啗以解我憂我嘗疾病君求醫藥當我沉綿
君心煎灼必我霍然君始大噓我當行遜竄跡僧寮
君常伴我慰我寂寥寒飈淅淅夜雨瀟瀟或時奔走
雪咽風饕蓬窗暑夜芒屨霜朝如是廿年靡所不歷
心同憂喜有如一日猶記昨歲君忽邁疾我來視君
贈君藥石君疾有瘳謂君再生君必長壽以幾令辰
庶幾報稱以展我心我聞古人無德不報一飭必酬
我心是效况于廿載憂患殷勤我心如結欲効無因
豈期一旦遽赴冥冥病不我招訣不我聞迨造君廬
桐棺是陳嗚呼哀哉我何為情君每見我笑言稠密
問訊勞苦覩縷休戚胡我出來惟我啜泣我言莫應
我嗟何及幸有惠君撫君遺蹟邀余一言慰君窀穸
嗚呼哀哉死而有知寔聞我言兼聽我辭我陳楚些
魂兮何之君嘗屬我為君立傳誓必為君重開生面
託之貞珉千古無眩君必聞之斯言若券含笑九京
我言是領

贊

莊子贊

黜聰墮明爰葆其真釋仁去義性乃無蔽吾知之矣
真性若水五味既調厥水乃清惟其甘旨旋亦腐穢
若彼湛然亘古無愆惟葆我真物莫得攬惟淨我性
物莫能競吾全其我無可不可止若乘空行若御風

睥睨揶揄吾無隱乎忽為大鵬翼垂天雲水擊風負
能小天下忽為蝴蝶輕舉一葉彼栩栩者我夢覺也
大而能化審乎無假擴而能收與造物遊今我擬之
伊誰似之莊生莊生其人其人

漢壽亭侯贊

髯之逸羣有國士風風霆前驅日月在躬威震華夏
千古為雄奚止氣吞乎當塗而勢壓夫江東嗚呼前
有納肝同公不二心之極致後有碎齒繼公不兩立
之純忠而皆未能如公有以禡敵國之魄而摧奸雄
之鋒嗚呼我公此所以為千古人臣之宗

觀音大士十贊

一 大士趺坐蓮花上
手執如意身微俯者

極樂國土乃有大士塵沙刹界功德無二說法現身
微言妙諦度彼衆生維我如意

二 大士坐蓮花瓣上
泮風而行悠然中流

我坐蓮瓣是般若船泛香水海三千大千援天下溺
如已溺焉舍身徇物以大悲故

三 大士素衣獨行淨瓶楊
枝花趺草茵一無所有

空諸所有獨步無上現種種身是為人相妙鬘垂纓
是為我相大慈大悲諸相非相

四 大士擁膝坐蒲團上首
微頰前一淨瓶插楊枝

擁膝而坐儼若有思思濟羣生是曰大慈慈容端好

珂眉寶目三千大千在我化育伊維慈母亦太導師
嬰乳蒙求視此楊枝

五

大士坐草茵上一手搯地
一手垂膝首微側顏似微笑

音亦可觀寂亦可聞茲默然者如海潮音吾一叩之
開言含笑說無可說道無可道

六

大士立蓮花瓣上浮大海中風
濤拍天大士低眉俯視安隱自在

為乘戒舟為鼓慈棹風波稽天如履坦道風自何發
波自何興我心既定風波永寧誕先登岸度彼迷津

七

大士現童子相一手輪珠
箕踞坐草上迴顧一瓶一鉢

現身維何為默為說身外何有一瓶一鉢解我瓔珞
為此記珠行遊婆娑念茲在茲

八

大士聳身危
坐已品蓮上

辟支聲聞梵王帝釋惟此一心紛紛籍籍千手千眼
亦惟一心還歸本來曰是普門諦觀大士面目誰真

九

大士手執淨瓶以楊枝
灑之雙足踏寶蓮華而行

濟我軍持八功德水承我雙趺寶華香藥以此恩波
普濟萬彙以此芳躅納民於軌我有大願此水此華
芬芳潤澤永永無涯

十

大士閉目斂手結跏安坐一磐石
上四面雲氣圍繞身頂皆見圓相

慈意妙雲慈心慧日雲蔭大千日焰無極宴然瞑坐
周恒沙日惟此大定浩劫瞬息惟此幻身壽逾磐石

終居十景圖贊

余山居屢遷因集古人移居十事皆讀書隱居
者以自况因作移居十圖而各系以贊凡十首

霸陵山

漢梁鴻字伯鸞扶風人始受業太學家貧尚節介博覽無不通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欲女之謝不娶娶孟氏女光光歸鴻七日盡釋齋裝椎髻布裙操作而前鴻喜曰真吾配也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

上黨

伯鸞清高爰求賢匹裘葛俱隱節尚悉敵彈琴著書大耕婦織共入霸陵樂是潛德

年一百五歲

咄哉子明永臥園丘不事天子不友諸侯移居避世百歲何求

方城

晉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學業優博詞藻溫麗朗瞻多通圖緯方伎之書莫不祥覽文史溢於機篋常徒居載書三十乘

茂先博物賜麟角筆書三十乘博物是出以是為遷非徒壁立

桐廬

宋戴勃譙人晉處士安之子也與弟顥並隱遯不

汙修父業安授以琴勃顛各造新弄數部以彈焉以
桐廬多名山兄弟往遊遂畱居之

勃顛竝隱克脩父業新聲十弄彈琴一闕往遊桐廬
山雲自悅兄弟畱居與塵中絕

衡山

宋劉凝之支江人也少慕老萊子嚴子陵之為人推
家財與兄子及弟娶妻梁氏女遺送豐盛畢散之親
族夫婦率安儉苦築室于野非其力不食後攜妻入
衡山絕嶺結小廬居之采藥服食焉

落落劉生尚友真隱攜室入山結廬絕嶺俯視寰區
茫茫悠永

會稽南山

宋朱百年會稽山陰人攜妻孔入南山而居以樵箬
為業每得樵輒束置道旁為人所取去輒復置久之
須者隨所直多少畱錢歸之

轉居南山樵不取錢道頭樵者伊朱百年

積金澗

梁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幼多異操及長身
有奇表齊高為相引為諸王侍讀奉朝請閉影不外
交惟披閱為務永明中脫朝衣掛神武門而去止句
容之句曲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晚移積
金東澗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聞其響欣然為樂時

獨遊泉石望見者以為仙人
仙人通明掛冠神武華陽隱居丹砂自煮三朝盛名
與泉石伍移居東澗松風長午

北渚

唐王績字無功人也性簡傲棄官不仕沈于酒

退耕東臯即以自號時絳州仲長子光無妻子結廬
北渚績愛其真淡徙與居時對酌甚歡子光未嘗與
交語績有田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鴨藝藥草自供以
周易老莊置牀頭時讀之

彼王無功棄官不仕五斗亦醉號東臯子仲長天隱
塊然無侶維德不孤績來北渚田十六頃歲惟種黍

對酌甚歡不一交語

箕山

唐田游巖將母妻入箕山就許由廟東築室山居自
稱由東鄰高宗幸嵩山詣焉問之曰先生比佳否對
曰臣泉石膏肓煙霞銅疾不佳也

泉石膏肓煙霞銅疾許由有鄰游巖築室

岐亭

宋陳慥字季常人工部郎希亮子也少使酒好

劍輕財為俠與蘇軾游軾大奇之壯折節讀書不遇
棄田宅隱於光黃間岐亭菴棲焉徒步往來山中妻
子奴婢皆自得人莫之識也見其帽似方屋而高曰

此豈古方山冠乎因謂之方山子軾謫黃過岐亭識
之人始知為慥云

季長好俠折節盛年棄家埋名遜光黃間往來山中
人號方山不遇大蘇姓字不傳

宗子炯太君王氏遺像贊

并序

彤管所稱青簡所載中閨名彥邗媛芳規尚矣然盛
女德者或未聞其婦則著婦道者或未覩其母儀此
固至行之難兼寔亦全人之希邁所以絳紗之幔止
載傳經黃絹之辭僅稱孝女萊妻暨乎鴻匹而慈訓
未及寧馨七誠等於三遷而令模不推中饋雖千古
為烈惟一節可稱况義備三從德兼四行者乎拜瞻

圖像用贊蕪辭辭曰

生稱女表沒號禮宗爰託豪素著其徽容庶幾髣髴
亮節端蹤堂前垂美孝里遺風尚論孝行若叔先雄
為嬾為母斷織丸熊玉成令器聿為人龍女誠懿德
萃美厥躬挹彼風烈昭我管彤

鄭青山泛舟小像贊

并序

余少讀范宣城書覽逸民獨行諸行爭未嘗不致慨
于聞其語未見其人也及與吾友鄭子青山定交見
其事親孝交友信敬身嚴始憬然而歎此即古獨行
之流歟客曰志捍金石意嚴冬霜斯倒行之所繇名
也鄭子其何居焉噫世當輓季江河永流士鮮惇茂

之行家無世守之學且爰自江南卑溥之域而角立傑出內行淳修庸德寔為奇節矣是以論其世也鄭子年躋強仕而孝事尊君有嬰兒之色居恒極甘旨潔滌瀦志養兼脩惟恐不及余固獲交紀羣間尊君嘗語余曰余少未克盡孝養于先人今受吾子之奉良有愧焉嗟乎夫人子之事親而無間于親心如此斯其至性通於神明矣鄭子退然如不勝衣其言呐呐不出口而急人之急然諾不侵生平主敬弗虧暗室所謂火滅修容衣帶必恭鄭子有焉鄭子少修博士業余與同學既而知天下將亂乃慨然盡棄其學而以醫學世其家沈思篤嗜不二三年遂渙然不逆

於心湯熨所及沈痼立起一出而名重天下矣亂後數年味道守真終亨時晦雖形依城闕而冥然有遐舉之志故自畫其像單舸水裔類古通隱者流斯又逸民之亞也昔宋學士濂修元史列名醫朱震亨手儒林傳中豈非以其人不敢以醫命歟故至今稱為良史若鄭子篤行似夏統貞默似申屠蟠而孝友樂義則似郭原平嚴世期吾願異日珥筆作皇明史者遵漢書京房故事為鄭子立兩傳分列逸民獨行中也因為之贊贊曰

韓康賣藥女子知名夏統扣船風雨隨聲寶筏利時玉函垂經吾聞醫理寔同相業若濟巨川女作舟楫

吾聞金仙寔有慈航普濟羣品是稱醫王則是桂擢
蘭柁浮家泛宅者將與造化分工和緩抗席豈特郭
翻野人之舟陶峴水仙之遊也哉

楊曰補小像贊

其中溫良澤乎風雅勃顯竝隱耦耕于野山高水淡
千仞不下古之沉冥無復過者

吳佩遠琴書小像贊

一時玉人千古國器有湖海心食神仙字中路飄搖
風風雨雨名編鈎黨世推君顧共保歲寒松石間意
獅林廣運大師遺像贊

像教東漸異人輩出荷擔大道增輝佛日或假有為

以示神力樓閣湧現莊嚴瞬息飛走丹青虛空金碧
頓開化城竟躋樂國見者皈心砭愚祛惑五濁慈航
泮梁罔極以茲誓願適然來集功成身逝不畱朕跡
身尚不畱况於勲德去來脩然義諦第一式瞻遺影
威儀抑抑智囊眼黃塵寰足白睦州現身淨名示疾
丰標儼在清風披襲

故宮保張大司農遺像贊

并序

於戲此故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張公靜涵遺像也公
勲德重于本朝風節表於今世篤行同於古人學道
超于先哲守身不二達尊兼三以是而往可以無憾
公殆所謂完人者耶余自稚齒即奉教于海內大君

子如倪文正黃相國諸公獨公則于世變後始獲交焉而奉公之教最深且久俯仰二十餘年公畧其分位忘其年齒而謬推挹于余故余銜公之知亦最深非諸公所同也甲辰秋公寓書論道獎誦過當而復屬余題故御史秦公大音遺墨秦公與余一見而亦為知己余拊時懷舊掩卷太息不能已已不謂不四五年而公亦繼秦公往矣而今復為公題遺像也於戲遺臣故老身任綱常而泰山梁木一旦頽壞則故國風流于斯頓盡避世之士無所瞻依此余之所重悲也而况有知己之感乎而余更有所進矣昔所題秦公之遺墨寔與其宗子燈巖氏者而今公之遺像亦燈巖所繪也燈巖師事二公學問淵淵得二公之精微求無忝其師傳故兢兢惟恐失墜如是又非獨眷懷於存亾今昔者是非余之所能及也因為之贊贊曰

特贊之貴計相之年博望之節曲江之賢西銘南軒稱其學無盡無垢逃于禪在昔一人得一已千古而今公則包舉數賢肩其全余昔辱公之教書聯六紙而今復讀公與其弟子論學之篇雖稱小友于公者二十餘載而愧未能究公之一焉於戲聞公之名四海所共知公之心千載無愆而晰公之學則或同室而茫然今繪公之像或以見公之容貌而因以不泯

公心學之宗傳嗚呼是像之所以為具瞻吾固知高山之仰不專而咸而朝斯夕斯如炙羹牆者則公高第弟子秦氏之燈巖

吳江周長生畫像贊

孝侯伯仁俱生令子咸有父風史載其蹟于今為烈如邁音容維茲玉立脩然風貌令聞克從不墜家聲緬懷前哲亦將無同吾知其為忠毅之子上下千載而克振其宗者耶

張蒼眉畫像贊

寫像為顧生

拜石為之水亦吾師高懷曠適五湖之濬仙癯鶴瘦伊邈稱肥交契雲霞性同鹿麋既絕塵而違俗嗣萊民之芳躅亦抗志而尋幽從赤松以同遊棲託則竹中高士漁釣則茗雪孤舟名成三影詩稱四愁引如意以擎几耕東林之山疇折松枝為麈尾而清談玄箸弄鐵笛以自娛而聲遍方州若乃周郎顧曲桓伊彈箏陸羽煮泉韓康賣藥既諸藝之能精亦千金而一諾急病讓夷傾蓋垂橐嗟乎斯人為善最樂于是虎頭寫其狀貌孝穆頌以辭章傳神阿堵德隅不忘張公一生江海容身長八尺鬚眉蒼

徐次洲畫像贊

水聲潺潺松風謾謾彼有人焉絕塵高躅意氣欲吞江湖雅志不移陵谷遡早時之盛事寔歲晚之孤芳

飛騰六藝豪蕩千觴釀傾次道翰輟中郎逸情霏
高論風翔既感時以長往斯卷懷而善藏慕向長之
遣累學陸賈之析裝今吾舉似阿誰可擬伯珍樂潛
爰棲九巖修仁誠子不問園田景山中聖孝克逃禪
所謂懷文抱質而抗志箕山者非耶吾知其入無忝
家聲南州高士東海遺民

薛逸菴畫像贊

吾聞大隱在朝市李伯陽為柱下史東方曼倩浮沉
金馬隱于朝者也梁伯鸞賃舂廡下王君公市僧牆
東隱于市者也古人負絕俗之姿尚浩然之志正不
必憔悴山林長往不返以矜其高唯夷猶寓託隨地
可隱而其隱始大薛子逸菴雜跡塵坳之區而脩然
有塵外之致入其廬鑪香茗椀秩秩琴書入其圃藥
闌石磴修竹方池花藥盈階蔬藪滿畦彼非隱者能
如是乎昔薛公藏於賣漿家薛方終身嘉遯固世有
其人若逸菴者其能不墜家聲歟故觀其畫像湛矣
神清幅巾竹杖飄飄出塵吾目之為大隱而亦歎其
為先民

題瞻明宗子居士像贊

幅巾染衣欲掃塵跡孝克逃禪東林遺則似脩然物
外能息心乎淨域而不知其少壯之時飛揚跋扈文
章硯席故今觀其睂宇猶爾丰神之奕奕嗟乎吾今

而後知髯之逸羣角立傑出

業師鄭桐菴先生畫像贊

惟我先生今之商瞿出處默語以易為模終亨時晦自履坦途峩峩高山具瞻德隅熙怡悅澤道勝而腴而口欲無言目若有營者吾知其為易之憂患而不取忘乎故吾猗歟先生故國遺民斯時碩果避世之士列仙之儒

故贈大理安甫陸公遺像贊

并序

人臣以身許國幸而際會休明身名俱泰不幸而畢節致命以死繼之尚矣雖然難言之矣或秉國之鈞或膺民社之寄而國亾與亾義無可諉或處禁近之地任諫諍之職而事機迫人言與禍會則其死也所謂死于其官者也所謂不失其職者也若曰進退綽綽成仁取義則有間焉善矣歐陽子作五代史而分立死事死節二傳也若夫退休林下不綰軍國之柄而驟更世變死繫綱常豎身未離乎士林非有拾遺補闕之責而抗直不撓卒觸邪指佞以死此其死也重于泰山千古為烈成仁取義又何愧乎昔正德初逆瑾為亂流毒縉紳時陸安甫先生諱初成進士無官守無言責寔未離乎士也而獨以直節忤瑾致伏闕暴死時論痛之以為公名父之子抱非常之才甫成進士或少斂其鋒錐以需其大且遠者所得不

止此嗚呼是豈知公者乎以瑾滔天之惡舉世風靡
公獨不惜孱然之軀以捍之使天下後世知士氣必
伸有寧死而不奪者則公一身雖死而其所網維于
萬世者何如也嗚呼膺滂遘節甫之禍對獄忼慨謂
死當葬首陽山上不愧皇天下不愧夷齊若公之死
可以當之矣然後可以列于歐陽子死節之傳矣然
後可無愧于孔孟成仁取義之言矣拜瞻遺像敬係
以贊贊曰
所絀者孱然之軀所伸者浩然之氣其為氣也上為
星辰下為山河亘千古而靡替嗚呼陸公死于一時
生于萬禩

元鎮東儒學提舉朱澤民先生鏡容贊

并序

旌表貞節朱太夫人睢陽之裔也先學士文靖公奉
母純孝篤渭陽之誼與朱氏宗黨周旋無間居恒尤
喜稱說外家文獻故余小子童時即得備聞朱氏之
前言往行焉猶記崇禎癸酉歲之端陽朱太學汝梅
氏敬奉其先世所藏睢陽五老圖乞先文靖公題詠
五老者即宋丞相杜祁公太子賓客王公渙光祿卿
畢公世長尚書郎馮公平及兵部郎中朱公諱某者
朱氏即其後也於時歐陽文忠公有次韻五老詩白
髮憂民雖種種丹心許國尚桓桓可以見之矣余時
年十二得觀五老之像瞻禮敬對不敢漫視又不能

釋手又五年戊寅先文靖公延先師以發先生授經于余館吳趨里第先師攜其先世手澤赴館復得見澤民先生鏡容及水亭圖余時年十七其為敬愛瞻禮亦同于五老圖因得遍讀諸名賢題識知朱氏世德之長不啻崑崙之源而諸圖之去而復來及再失再得或閱幾傳或踰百載而完好如新復歸世守種種神異不減張僧繇所畫天竺先生像者豈非名德精爽與世長存固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傳者乎癸亥歲九月之朔先師長君致一偕其羣從過余澗上草堂復出鏡容水亭二圖屬小子題冊尾再一展禮回首如昨而距戊寅歲已四十六年余今年已六十二滄桑陵谷何可復言即先公先師捐身殉國亦三十九年俯仰今昔余與致一不覺相視泫然而尤幸世守之如昔也敬係以贊贊曰

偉哉澤民孝友之裔

朱氏自唐名仁執者稱孝友先生居睢陽

亦孝亦友克世厥

懿敦此大節蔚為名世文同三閭孝比參騫昔賢所

目公庶幾焉公不驚時時其舍旃入叅文苑出寄戎

索在所著績原本于學為仕為隱不愧不作存復同

初何遜濂洛

公精于理學有存復齋集同初銘

斷石著異摹鏡稱神於戲

偉哉鬱林後身

公大父卜兆于陽山之原將營塋公大母夢一衣冠偉丈夫告云勿奪我宅吾將為夫人孫次日役者鑿地遇

古墓得一碣漢鬱林太守陸績之墓異之欲重掩而碣已斷碣旁刻六字曰此石斷人來換因重刻一碣仍舊瘞之施夫人復夢前偉丈夫曰再感盛德吾真得為夫人孫矣是夜公生詳載公墓誌

而若接况綴奇葩于萎葉茁異藥于枯叢華萼殊倫
色香絕代為書契之所未載亘古之所莫窺者哉癸
巳歲春二月梁溪高彙旃先生階除之側有枯蘭生
白華焉國香自然肌膚若雪鄙紫莖為間色豈綠葉
之常榮有如姑射仙人無異唐昌玉藥楚騷香草未
覩形容漢武芳聲于焉夏絕產茲靈卉寔曰休徵原
其所繇蓋有自矣先生世季回之傳經紹文通之隱
德遵忠憲之庭範同萬石之家風篤行則媿董問孝
友則齊張仲自解巾釋褐以至身縮銀黃位望通顯
逾涉廿載而外無異門內無異煙孝養溫牀友于共
被吉祥之氣煙熅閨闈堂上二人同躋七秩居則極
養堂之歡出則盡板輿之奉非天倫之至樂人間之
奇瑞乎書易所謂是為不誣近者太夫人無疾而逝
先生痛念罔極養過乎禮以為柩捲弗御而繼志為
先馨歎弗聞而視聽敢後于是恪遵治命手繕法華
冀四法之冥通俾重泉之夜曉染翰方畢而瑤華斯
見史云孝感不其然乎夫隱之哭泣則雙鶴警鳴軋
邕哀號而羣鳩環集至性感被異物徵祥已足再榮
安邑之槐兩寔廬江之橘况復修竺軋之妙諦拈調
御之洪文銜涕操觚比張孝始之精釋典薰心拂楮
若滕曇恭之睹佛光遂使黃葉含靈庶卉移性南陔
有草忽同咒鉢之蓮九畹餘芳竟成刻玉之樹香聞

十里暉映三春雖金蛾玉蟬遜其芳麗長卿簡子愧
彼珍奇曼陀雨旃檀之林優鉢附貝多之葉無以加
矣豈新林墓側旅松百株孝政廬前生麻十尺之可
擬哉吾聞采蘭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
也二德兼修靈瑞爰臻故蘭薰與雪白同芳乃瑤草
偕琪花合體非行同曾史孝比參騫內行所孚無微
不格豈能使王哀柏樹為田氏荆株也哉道叶庶徵
事窮往策歌詩滿于緇帙贊歎溢于同人聞風而興
敢忘斯義不辭固陋用垂頌聲頌曰
蘭之猗猗揚揚其香粲粲門子令聞孔彰循陔致養
陟岵弗忘孝德備矣神斯降祥皎皎白華曄曄其色
彼居之子馨香其德鮮侔晨葩直比瑞軼涅而不緇
服之無斃既纂竺墳遂覩雪珂優曇花現白業不磨
反枯為苑瑞草榮敷濯濯其英蓼蓼匪莪凝膚若玉
含膏如露偏其反而冰心霜跼背莫追椿景方富
禎祥不虛福流永祚

銘

書函銘

是非金人三緘其口曰戒之哉括囊无咎 是非金
人其口三緘曰戒之哉無易由言 是非金人三緘
為何言有枝葉興戎孔多曰戒之哉

竹杖銘

為楊明遠
七十壽

可與適道用之則行易傳曰堅多節老氏曰虛其心
不知老之將至何可一日無此君

雜著

討蠅蝨檄

病臥為蝨所苦
戲作此以討之

爾麼蟲蠅蝨者身慙蚊睫質細蟪蛄膜黃綠線索以為
生依附豪毛而自大聚族而處豈知蛾子之君臣遷
徙不常詎有蜂王之國邑紀昌善射懸之而貫心王
猛雄談捫之以揮塵固垢穢之滋孽實鋒鏑之餘生
將軍有血戰之功汝依甲冑窮士貴蠖藏之用爾處
袴襠厥有常居毋宜越境苟為曼衍必致侵漁故設
湯鑊之嚴刑重捕獲之功令十日大索五丁窮追爾

無捍茲三章人亦寬其一面爾乃頭足方具便爾鴟
張耳目未完胡然作孽慘人肌膚以為樂吮人膏血
以自肥腹既果然貪饕未已形同混沌蹒跚可憎投
隙抵巇無微不至呼朋引類寔煩有徒時尋蠻觸之
爭罔覩蜉蝣之旦以鶉衣為兔窟高枕安眠望毛孔
為屠門朶頤大嚼但知口腹不畏死亾爾常噬臍人
猶芒背遂使緼袍之士手不停搔伏枕之夫臥難貼
席不耕而食徒知膏吻磨牙剥牀以膚自侈茹毛飲
血猶恨天衣之無縫生憎荀令之薰香嗜膚比于割
鮮矢口矜其食肉蠕蠕蠢動曾玷叔夜之龍章點點
殷紅時汗麻姑之鳥爪朗誦阿房之賦正如蒼蠅之

泄赦文僭登宰相之鬚何異妖狐之升御座罪維滿
貫惡極滔天誠罄竹難書續髮莫盡者也茲者渠魁
既獲斧鉞將施事急求生乞憐恨其無尾計窮就戮
大患以我有身或憤然其臍或戲切其舌或咀其肉
以雪恨若劉邕之嗜痂或數其罪而甘心若張湯之
磔鼠然而未為合律不足蔽辜乃選五輪以為兵排
左車以為陣歛衽成甲褰裳作旗巨擘若博浪之椎
利齒同斬蛇之劍雷砲電擊風掃雲馳夫以槐安國
之巖城猶然馘醜兒離國之形勝尚爾犁庭况乎烏
合一旅之師羣居四戰之地裸身無蜣甲之蔽脆弱
無蟾臂之搏將視斬級功多衆擬長楊之獻獸血流
漂杆慘同雲夢之染輪仗我爪牙窮其巢穴無易種
於新邑必殄滅之無遺提湯趣烹殺之無赦

劾鼠文

鼠之為患害于天下也久矣或食郊牛之角而改卜
或食田畷之禾而薦饑此凶于一國者也或憑叢社
以為祟或踞殿倉以自肥此賊于一鄉者也或穿墻
以速訟或穿衣而見私此害于一家者也嗟乎鼠之
為患害于天下也久矣而空有迎猫之祀終懷忌器
之心遂致孽蟲跳梁罔知畏憚晝出而宵舞什伯以
為羣馳驅藻井之間叫嘯牀第之側篝燈則啜膏而
滅火旦日則冠幘而人言時銜尾而舞門亦去穴而

登木夫鼠盜竊小蟲也而為妖為孽狀非一端良由
小人道長賤人在位播惡於衆氣類相感耳故殺之
則福至縱之則禍生所謂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也若
阿廢身係巨鼠而為君則十三年而隋亡李斯學倉
鼠而為相則二世而秦滅張湯捕盜肉之鼠具獄而
磔之則福流子孫中山王周南不應人言之妖鼠而
鼠自顛感以死不更彰彰較著乎吾今告之門神戶
靈爾捕爾誅毋令盜竊公行必用勦絕其命庶幾人
事安穩而家道肅清矣

絡野篇

垂死病中備極諸苦而所尤苦者有三物焉一曰蟣
蝨也一曰鼠孽也一曰庸醫也夫其人已百日沈疴
六十日絕食而三物也者更相為祟黜之不置使晝
夜苦惱臥不貼席求生不得以死為幸幸遭仁遇神
復延視息今將聚三物也者而訶問之衡其罪之輕
重勒成爰書蝨則殺之被中鼠則磔之堂下而使庸
醫薄而觀之以愧其心焉惟茲罪在尤重故以不治
治之也客曰庸醫固有罪矣然子以等于孽蟲無乃
已甚乎徐子曰唯唯否否夫蟣蝨以大被為阿房而
恣其作孽而所傷者肌膚之細微鼠以藻井為雲夢
而騁其畋漁而所損者不過服食之長物其于人也
非關死生殄軀命者也若庸醫則不然彼固以人命

為草菅而以藥餌為兵刃瞬息之間將寡人之妻孤人之子聚者以散生者以死其視嗜膚穿墉會饕盜竊之罪不萬倍乎以余論之蝨鼠猶未減耳客曰不然彼蝨鼠之作孽也皆拒之而不去者也若庸醫者非主人延之入室又何以至病者之前而以其妄術殺人哉若論其罪則子開門揖盜先尸其咎矣徐子曰唯唯否否夫二豎遯于膏肓則醫和束手疾病在乎骨髓則扁鵲亾去彼固自審其能否而知病之治不治也人之生命庸詎可忽其人既舉一身而委之而以彼為司命則當以能否為進退何不審其術不察其病美錦學製徼幸萬一卒致六十日絕食之人復嘔咯血奄然竟斃也苟非今日之和緩起而救之則長逝者魂魄齎恨無窮矣庸醫之肉尚足食乎以余論之蝨鼠猶未減耳客曰是固然矣然子以人而等之孽蟲是亦有說乎徐子曰物以類聚之三物者雖為術不同厥罪亦異而其但知口腹之求不畏腰領之誅則正相類吾故聚而論之也何也乾沒一試徒以求食非蝨鼠之尤哉昔人云醫者之治病猶獵者之逐兔也良醫知病之所在故用藥省而奏功多庸醫不知病之所在而妄冀一効故雜投而罔功正如獵者不知兔窟而廣絡原野漫然馳逐卒致人犬俱罷而兔竟不得也因賦絡野篇焉其辭曰

厥有一人妄稱知醫鍼石矇然色脉罔窺意緒貿貿嘗若有為坐不席暎言語支離問厥淵源不飲上池之水而啜蹄泔之泥昔人見五藏癥結今也締五色而目昧昔人見垣一方人今也與病者對語猶面墻而解籬以六旬絕食之病氣息一絲而猶曰中有積滯也仍攻之以消導尅伐之劑遂令嘔血十一日而云徂是將以治葛續命豨苓引年烏喙療饑吾聞人之所病病疾多而醫之所病病道少以余之疾多而適逢其道幾乎而不化為異物以歸夫造化之小兒我今賦此痛定思痛將以慎疾自警豈特為庸醫殺人之爰書

醉言

貽王雙白

衆人皆醉我獨醒此屈子之所以卒沈其身也悲夫後世遂有以醉全其醒者既遺世而獨立而又不能忘於情計無復之逃於一醉亦可悲矣則其沉溺於酒酣惟日不足者其心又何嘗一日而醉哉故吾觀阮籍陶潛其人未嘗不弔之昔人云吾又以悲醉鄉之徒之不道也夫士君子不幸而不能見明於時致逃於麩蘖其可悲寧止不遇之為弔耶苟既不能忘於情亦遂以不能無所預於世君子亦將何以自處乎則其醉也吾恐其正同於屈子之醒也此君子之所以重知幾也雙白先生醉鄉之後人也吾故書醉言

以貽之

難客

徐子與客飲于草堂甚懽客曰昔子瞻性不能飲而所到必釀善酒以醉客身無病而嘗蓄良藥以應人之求曰病者得藥吾為之體輕飲者甘於酒吾為之酣適吾以為於酒則可矣於藥則未可也徐子曰何以言之請聞其說客曰酒以合歡以導和為利甚美若于藥稍誤則殺人其禍甚烈故不可也徐子曰否不然酒以合歡以導和藥獨不以却病以引年耶然皆非所以語於子瞻也在子瞻則釀酒飲客而已耳製藥與人而已耳造物產百藥以療含生之疾痛千古論者未嘗以藥之曾殺人而并譏造物之生是藥也天生五穀以養人然病而誤飯飽而致淫者豈立死則又當以飯之曾殺人而并憾天之生菽粟也哉子瞻亦猶是也即以利害言之酒之禍無異於藥且寔甚于藥其甚于藥又萬萬也古之天子以沉酗於酒而喪天下者有矣未聞後之人君有以藥療人而人其社稷者也釋氏有大德比丘比丘尼脩行堅固而以一醉之頃盡破五戒者矣未聞沙門有以飲藥而破五戒者也何也酒者人之所甘故有既醉而強飲者藥者人之所苦故有雖病而猶不服者則其禍之大小懸殊不較然耶子產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故

鮮死焉水弱民狎而玩之故多死焉藥火也酒水也
故酒之為禍嘗萬萬於藥也客無以應唯唯而退

書示馬生

傳曰天下無道則言有枝葉夫辯言亂政讒人罔極
此枝葉之言之在天下者也起羞與戎叢怨賈禍此
枝葉之言之在一身者也生當未流轉喉觸諱雖曰
子輿好辯而尼父則欲無言雖曰隱居放言而言人
終歸辭寡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所以大易著括囊之辭金人垂三緘之誡也行矣馬
生勉之勉之

試墨

墨堅如玉石其光如鏡其色則嫌漆之白此最精之
墨也即質果佳矣然不堅則不足以發其光光不發
則色亦減是以劑之為難也墨以煙為體以膠為用
以捶劑為學問嗚呼既善其體又有其用又得于學
而有不盡善盡美者乎君子立三不朽于世亦如是
止矣而况微物乎

目矣後五戒

壬戌初夏陡然病目淹纏六旬患生所忽病
中檢點有此五端若危微之交理愆之界則
休文之懺悔無一叔節之不惑有三久已信
之寸心無煩銘之座右矣

一戒高聲

徵色發聲炎炎奈何不杜其幾其傷必多釋氏謂怒為無明吾恐其無明也

二戒努力

任過其力即左氏所譏不量力也凡有所過必有所傷一無所傷病乃得去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三戒勞心

心過勞則神不寧神不寧則目不精明生於靜也晴日無風則加朗寒潭無波則自清

四戒多言

多言則氣散氣散則神昏爾其念哉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不多也願以慎疾因之寡尤

五戒久坐

靜能勝熱兀然正襟似可却病然過久則鬱矣安坐有頃繼以散步一室之內可語逍遙

論文襍語

偶閱一敘事之文謂其語句之病有六曰支曰復曰蕪曰贅曰謾曰習然此六字不過因一時病而發非古人曾拈此以評史傳者也今更細論之

支支離也然支離亦有二種有本可直捷而故為曲折有見理不明說事不暢而依阿牽綴不可究詰復重言也然非如檀弓之沐浴佩玉非如史記伯夷

傳之非耶非耶貫高事之泄公泄公項羽紀之軍鴻
門霸上賈生傳之長沙卑濕壽不得長非如漢書王
吉傳之吉上疏諫曰吉即上奏疏誠王曰吉上疏言
得失口龔勝傳之勝稱病不應徵勝稱病篤勝曰加
人七世彼病也此正史家妙境未易可幾今之所謂
復者彼不自知其復而復者也彼自以為絕不復而
寔復者也

蕪襍也冗也荒也穢也若一望荆榛沙礫污邪灌莽
不可耙梳芸治也

贅贅疵也或不知史家之斷落而謬添接脉之語或
不知其言說之既盡而更引已竭之音或忽者一故
事或忽見一成語自侈其博而愈呈其陋存之則其
礙去之若本無此之謂贅也

漫欺謾也誕謾也顛預大言橫加突出既非英雄之
欺人猶遜名士之妄語寔不足增伊人之價而徒為
有識者所羞

習習套也熟爛也若言子孫則必稱箕裘堂構若言
名師則必曰棣萼墳笈自有一班到處填塞人謂如
此則篇篇可用而我謂如此則一生止可成一篇文章
也微乎微乎

扁鵲謂人病有六不治吾謂人作文而犯此亦六不
治也故不嫌絮言以示學者

居易堂集卷二十
論文禠語

此文昔年不揣大効他山之攻點竄成篇者及今復加詳閱覺迴篇是病竟至不堪指摘正如癘人遍體瘡痍疾痛又如廢地觸處瓦礫荆榛因復痛加攻治之身公如確然成一鉅文矣惟吾明遠即如今所改者勿移一字重錄付梓速將昔年灾木付之一炬始得耳不然則虛我一片苦心亦辜我十日之工也於此亦自喜學業長進見地筆力較之二十年前不啻徑度直同霄壤矣獨望吾明遠之日進月新亦復相同更為樂事因以此文之病一一指出如左
此文有三謬一曰體裁之謬人家行狀雖云件繫然

寔是敘傳中文須語其大者重者今逐歲敘排直是年譜隨地標題直是遊記失其要矣故今將醜縷甲子遊歷處必痛刪之所以無失其為行狀也

一曰段落之謬凡敘傳之文煩簡重輕有劃然不可淆者故每於繁瑣處必須一總題過然後再著其精神命脉處故有直說完一生而重新追敘其中一二事者如是始覺精神明了今乃從戊亥起瑣細紀遊及至都忽然中間著一段如許大文至辛未出都又復瑣細紀遊那有此序法全無斷制全無裁剪此段落之所以不明而精神面目之所以不出也
一曰行文之謬段落既失未有行文俊快者然或煩

簡輕重有失其宜或頭訖呼應未能得當耳未有如此半篇之中而連著四段府君曰幾許說話者自古史傳中無此行文之法如此則散緩癡重筋不束骨絕無生氣矣其餘沓拖重複不可究詰故痛刪之夫

為文哉

此三謬者寔本四病一曰雅也一曰襍也一曰蕪也一曰陋也雅則必襍襍則必蕪蕪斯陋矣何謂雅不老成也老杜句云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惟能老成故無遺恨也此文有一好字可入者必欲入之有一好句可入者必欲入之有一好事可入者必欲入之

之斯雅氣也而襍矣真矣陋矣譬如織者錦綺布帛竝重於天下若匹素之而為錦者入焉為統也若入焉為縵者入焉甚至為絺為綌為褐為罽者亦入焉見者無不唾而棄之斯為天下之廢物矣亦猶之乎醫但知其藥味之美而必欲用之而不知此方之內必不可入此味又不知既用彼味則必不可重用此味則必至於殺人矣以是言之究竟四病總緣於一雅也

論詩襍語

吾於詩學未下苦功故每不敢易言詩然詩文一也其體則異其理則同今姑就吾之所見淺而言之何

如

既賦巨篇首重章法若章法未善即字句極工要未
足以登作者之壇而章法之失亦有二段落不分前
後舛午失在步驟純駁不一雅鄭襍陳失在體裁二
者皆章法之病也不可不審也余嘗謂作文有四鍊
鍊字鍊句鍊局鍊意有意而後有局所謂鍊局者即
章法也而字句之鍊詩視文為尤吃緊然非必組繪
雕琢然後為鍊有極淡極真而極鍊者更有極散而
極鍊者亦有同一字義而用彼則鍊用此則不鍊者
同一句法而於此則鍊於彼則不鍊百不可不審也
要在心知其故耳

